



飞速发展中 如何留存记忆？

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，香港是崭新而飞速向前的现代化大都市。和历史挂钩的文物保护（港称“保育”）常常被观察者所忽略。实际上，香港在城市发展中不断回顾自己的文化身份。

2007年，香港拆掉皇后码头，引起社会运动。当时年轻人认为这是将他们的集体记忆拆掉做基建发展。也是这一年，文物保育成为香港新方向的重要议题，香港发展局成立。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提出，未来五年会全力推动文化保育工作。

林郑月娥说，也就是那个时候，大家都在考虑，“香港进入一个成熟的阶段，必须重视我们的文化历史”。而在那以前，因为发展压力大，香港失去了很多的文物。

文物保护工作复杂琐碎。这五年，香港的文物保育工作得到大多数市民的认可。但如何去平衡文物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？如何去决定一个建筑物是拆是留？文物保护资金从何而来？文物“活化”怎么做？怎样和民意进行有效的沟通？



卖话梅起家的邱氏家族老宅“景贤里”，被香港发展局列为古迹。香港发展局，成立于2007年7月1日，主要负责统一规划、土地用途、市区更新、公共工程和文物保护等工作。

□新京报首席记者 张寒 香港报道



2007年7月29日，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出席在皇后码头举行的论坛。林郑月娥作风硬朗，下属认为其勤力，肯承担，多次成为香港民望最高的局长，是下一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热门人选。
中新社记者 武仲林 摄

“为历史建筑寻找新生命”

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谈香港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平衡的诀窍

“施政方针不要像钟摆”

新京报：发展局当初制定文物保育政策，希望达到一个怎样的效果？

林郑月娥：在2007年9月份文物保育政策里，我们希望把香港的历史文化建筑保护、保存、活化和更新，让我们下一代都能享用这些建筑物。

新京报：目前的文物保育政策基本原则有哪些？

林郑月娥：做文物政策的时候，首先要关乎公众的利益，老实说如果还要发展，就要建马路，就不能把所有的基建发展停下来。另外也要求我们尊重香港人的私有产权，还要考虑财政方面的负担，还要尽量让社会大众有积极的参与，这些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原则。

新京报：香港的土地很金贵，发展局做的一个项目是要把中环的一部分做活化和保育，不会觉得很可惜吗？

林郑月娥：有的人可能是有这个看法，但是这几年我个人的感受是，衡量一个城市的成功，不能单看物质、金钱上的价值，还要看文化的内涵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在中环中心，把有价值的历史保留下来，我是觉得就真正显示了这一届特区政府，是非常认真、严肃地处理这个文化问题的。

新京报：就是不再为了

发展牺牲文化保育？

林郑月娥：是的。但是我们不是一面倒的，我们希望施政方针不要像钟摆，以前为支持发展轻视文物，现在为文物保育阻碍发展。我们现在采取保育和发展平衡的方案：比如两个都有价值的建筑物，保留特别的，拆掉普通的来新建大楼，增加土地利用，我觉得是比较务实的做法。

新京报：香港基建工程对文物的影响，发展局有怎样的评估措施？

林郑月娥：我们从2008年1月提出所有的工程项目在计划最初阶段，就要进行文物影响的评估：究竟这个项目会不会影响文物，有没有方法来减低影响。从2008年起已经有超过2600个项目经过了评估的程序，有31个项目可能对文物有一些影响，要进行更详细的评估。

20亿港元“活化”历史

新京报：在香港，文物也有分级吗？怎么去判断一个建筑物是否可以拆除？

林郑月娥：我们有一个条例规定，如果古物事物监督觉得有重要的历史建筑要保护保存下来，就利用这个条例把它列为一个法定的古迹。香港到今天为止一共有101个建筑物或者是地点是

法律上受到保护的。

没有达到法定古迹的建筑物还有行政评级的制度予以保护。

新京报：在文物保育方面，香港提出“活化”的概念，出发点是什么？

林郑月娥：所谓“活化”，就是为历史建筑寻找新生命，做一个新用途，往后公众能进去欣赏这个历史建筑。

新京报：“活化”历史建筑的资金从哪里来？

林郑月娥：政府投放了20亿港元，主要做翻新工程。另外预留了一亿元一次性拨款，以应付改造建筑企业的开办成本和头两年出现的赤字。

“要倾听人民的声音”

新京报：在发展和保育之间，会遇到不同的声音，你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声音？

林郑月娥：社会需要倾听人民的声音。如果完全不顾民众的声音，每一次都要抗争，把精力都放在抗争方面，这没有什么好处。

新京报：倾听并不能统一意见，之后该怎么办？

林郑月娥：还要去分析这种声音。2007年刚上任的时候，我觉得旧区重建是为了改善旧区老居民的生活水平，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对声音。但从2008年2月份起我们做了全面的检

讨，定了新的旧区重建策略。以前的重建是上边有一群人决定了哪个项目、楼房要拆，不问居民，就去拆。

而现在的策略是由下而上，我们在每一个旧区成立一个平台，让区里面的团体做一些商量，这个区要怎么搞。关于赔偿方案，现在除了现金赔偿，还有楼换楼的安排。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怎么减低旧区重建的阻力。

新京报：由下而上具体的工作是怎么开展的？

林郑月娥：这一届政府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要我们走进群众，尽量去争取跟民众沟通，解释政策，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。所以无论在做这个文物保育还是其他的城市规划、旧区重建，我都尽量去寻求面对面直接谈话。

因为即使我不能每一次都让对方同意我的看法，但是由于官员有这个承担，有诚意，还是有一些好的影响的。

新京报：你现在的民望最高的局长，也是香港政务司司长人选，你觉得自己的风格是什么样的？

林郑月娥：我的风格也不是应该由我来评论，好像大家感觉我是一个比较用心办事的人。我对每一件事情，除了希望把这件事情办好，也希望别人感受到我是真心、诚心去办这件事情。

■ 文物“活化”故事

补偿楼层 改造“旧钟楼”

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华电力的总办事处有个钟楼，开车经过的都见过它，它和周围的一片土地属于私人，业主打算拆掉钟楼建豪宅。发展局跟业主沟通后把钟楼保留下来，并改造成一个关于香港电力供应的和一家族的博物馆。业主放弃了钟楼占用的土地，发展局因此放宽了新建建筑物的高度等作为补偿。

众人竞标 活化“雷生春”

雷生春是属于雷氏家族的私人住宅，一层曾经卖跌打酒。2008年后人无偿捐赠给香港政府。政府将雷生春推出竞标。32家机构投标竞争。香港浸会大学最终胜出，将雷生春变成了一间中医药诊所。胜出的原因，一是和雷生春之前的用途有所吻合，第二，作为诊所，可以开放给香港市民看病。政府将雷生春以一元的租金租给浸会大学经营。

以地换地 保留“景贤里”

景贤里是上世纪30年代建的中国文艺复兴的建筑。业主本来要把它拆掉，发展局根据文物条例，把它定为一个古迹。发展局和业主协商，为业主提供了一个换地的安排。用同等的地和业主交换景贤里的土地。现在景贤里这个建筑物属于香港特区政府。这是在香港一个比较务实的做法。